



BRIAN PANOWICH

# BULL MOUNTAIN

国际惊险小说家协会 2016 年度最佳首作奖  
2016 年度帕特·康罗伊最佳惊险小说奖

## 公牛山

[美] 布赖恩·帕诺威奇 著 孙灿 译

黑道家族史诗

—— 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守护它、荣耀它，另一些人却不惜一切代价要埋葬它”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公牛山

BULL MOUNTAIN

[美] 布赖恩·帕诺威奇 著 孙灿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公牛山 / (美) 布赖恩·帕诺威奇 (Brian Panowich) 著;  
孙灿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27-7368-8

I. ①公… II. ①布… ②孙… III. ①侦探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174 号

Brian Panowich

**BULL MOUNTAIN**

Copyright © 2015 by Brian Panowi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6-536 号

公牛山

[美] 布赖恩·帕诺威奇 著 孙 灿 译  
责任编辑 / 宋 金 装帧设计 / 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8,000 册

ISBN 978-7-5327-7368-8/I · 4487

定价: 3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886521

*For Neicy*

*For Dad*

致尼西

致爸爸

世事当分兴、盛、衰，但论及人，却并无其势渐颓一说。  
如日中天也就意味着暗夜的开始。登峰造极之时，精力也随之  
耗尽。全盛之后旋即黯淡，步入人生的黄昏。

——科马克·麦卡锡<sup>①</sup>，《血色子午线》

剑光闪过时，切不可为爱恋、虔敬的念头所动。就连想  
到父亲的面庞，也不能让尔等摇动半分。

——尤里乌斯·恺撒<sup>②</sup>

---

① 科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Carthy, 1933— ), 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路》等。

② 尤里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 前 100—前 44), 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西岭, 约翰逊峡谷 公牛山, 佐治亚州 | 1949 | 001 |
| 第二章  | 克莱顿·伯勒斯 维莫尔山谷, 佐治亚州 | 2015 | 015 |
| 第三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2015 | 039 |
| 第四章  | 凯特·伯勒斯              | 2015 | 049 |
| 第五章  | 哈尔福德·伯勒斯与克莱顿·伯勒斯    | 1985 | 057 |
| 第六章  | 西蒙·霍利               | 2015 | 067 |
| 第七章  | 库珀·伯勒斯              | 1950 | 075 |
| 第八章  | 加雷思·伯勒斯             | 1958 | 087 |
| 第九章  | 安妮特·亨森·伯勒斯          | 1961 | 093 |
| 第十章  | 加雷思·伯勒斯             | 1973 | 101 |
| 第十一章 | 加雷思·伯勒斯             | 1973 | 125 |
| 第十二章 | 布拉肯·利克              | 2015 | 137 |

|       |          |                      |     |
|-------|----------|----------------------|-----|
| 第十三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2015                 | 147 |
| 第十四章  | 加雷思·伯勒斯  | 1973                 | 173 |
| 第十五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2015                 | 181 |
| 第十六章  | 安琪儿      | 1973                 | 203 |
| 第十七章  | 玛丽恩·霍利   | 南亚拉巴马 1981           | 219 |
| 第十八章  | 西蒙·霍利    | 2012                 | 231 |
| 第十九章  | 佩佩·拉米雷兹  | 巴拿马城, 佛罗里达 2014      | 237 |
| 第二十章  | 奥斯卡·威尔科姆 | 杰克逊维尔, 佛罗里达 2015     | 247 |
| 第二十一章 | 哈尔福德·伯勒斯 | 2015                 | 257 |
| 第二十二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2015                 | 269 |
| 第二十三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2015                 | 287 |
| 第二十四章 | 克莱顿·伯勒斯  | 西岭, 约翰逊峡谷 2015       | 293 |
| 第二十五章 | 奥斯卡·威尔科姆 | 杰克逊维尔, 佛罗里达 2015     | 307 |
| 第二十六章 | 西蒙·霍利    | 科布郡, 佐治亚州 3 个月后 2015 | 315 |

## 第一章

西岭，约翰逊峡谷  
公牛山，佐治亚州  
1949



“家。”老人自语道。

这个词在呵气成冰的呼吸中停了一停，随即消散在清晨的雾气里。赖利·伯勒斯用起这个词来，就像个技艺精湛的木匠用锤子。有时他只是轻轻一敲，让某个族人往自己的思路上靠一靠；但有的时候他用起这个词来，就像抡圆了9磅重的大锤。

老人坐在一把木质摇椅中，在小屋前廊破旧起翘的松木地板上慢悠悠地前后晃动，吱嘎作响。这些年来，他的家族在公牛山各处建了好些狩猎用的临时住所，这座小屋便是其中一处。赖伊的爷爷，约翰逊·伯勒斯，亲手建了这座小屋。赖伊想象着那位伯勒斯家族的元老50年前也坐在这个同样的位置，只是不知是否也曾这般眉头深锁。一定是吧，他想。

赖伊从外套里掏出一小包焙干的烟草，在大腿上搓了个烟卷儿。打小儿他就爱来这里，看约翰逊峡谷慢慢苏醒。天色尚早，天空还是一片淤紫色。青蛙和蝥蛄儿翻涌不息的大合唱渐渐变成了急促的虫鸣和鸟啼——林子的守卫者换班了。像今天这么清冷的早晨，雾气低低地聚积在野葛的藤蔓上，就像盖着一床厚厚的白棉毯子，打从中过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赖伊一想到别人抬头仰望的云雾，自己却能居高临下地俯视，就忍不住微笑起来。他猜想这一定就是上帝的感觉。

太阳在他的身后冉冉升起，但这个峡谷却总是最后一个被照到的地方。身处西岭的背阴处，山里的这一块儿总是比其他地方要低上约摸整整10度。差不多要到下午，让整座林子闪着微光的露水才会被阳光蒸

干。只有几束微弱的光线能够穿透橡树和苏格兰松的穹盖射进来。小时候，赖伊觉得这几束晒得他身上暖洋洋的光线就像上帝的手指，从树顶伸下来，护佑着这一方水土——护佑着他的家。可是长大以后，他不再这么想了。那种怪力乱神的鬼话也许能骗骗满地乱窜的孩子和妇人人家，但赖伊觉得，要是真的有什么教会学校的上帝照看着这座山上的子民，这差事也就不会总是落到他的头上了。

老人静坐着，抽着烟。

## 2

车轮碾过砂石的吱嘎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赖伊掐灭了烟卷，只见弟弟的旧福特卡车停在了车道边。库珀·伯勒斯从车里钻了出来，顺手从后窗支架上抓过自己的来复枪。库珀是赖伊同父异母的兄弟，比他小了差不多16岁，但站在一起却看不出差了这么多年纪。两个人都从父亲托马斯·伯勒斯那里继承了棱角分明的外貌，但公牛山上生活的艰辛却让两个人满面风霜，看起来都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库珀从一头乱蓬蓬的红发上把帽子撸了下来，从前座上抓起一个背包。赖伊看着库珀9岁的儿子加雷思从副驾驶位钻了出来，绕过卡车，来到父亲身边。赖伊摇了摇头，吐出了肺里最后一丝冷烟。

库珀这是给自己找了个缓冲垫啊，这下想发火都不成了。他知道我可不会当着他娃的面打他屁股。怎么遇见正经事儿的时候不见他这么聪明啊。

赖伊迎下前廊，张开了怀抱。

“早啊，老弟……还有我的侄儿。”

库珀没有马上应声，甚至懒得掩饰满脸的瞧不起。他噘起嘴唇，把一口滑溜溜的棕色烟液啐在了赖伊脚上。

“省省吧，赖伊，动作快点。我得先填填肚子才有胃口听你的废话。”

库珀抹去粘在胡子上的缕黏痰，赖伊气得鞋跟戳进了地里，握紧了双拳。站在一边的那个倒霉孩子见鬼去吧，是时候做个了结了。加雷思走到了两个大男人中间，试图调节一下紧张的氛围。

“你好，赖伊伯父。”

两个男人又恶狠狠地对视了几秒，赖伊收回了目光，蹲下身子跟侄子打招呼：“你好啊，小伙子。”他伸手想给孩子一个拥抱，但库珀一把把儿子拖到身后，径直走上了小木屋前廊的台阶。赖伊立在原地，垂下胳膊，两手插进外套口袋里。他又向柞树丛和枫树林凝望了一眼，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祖父。想着他也曾站在这里，和此刻的赖伊做着同样的事情。望着同一片树林。骨头缝里也一样隐隐作痛。这个早上还真难熬啊。

### 3

“蛋得不停地搅才行。”库珀说着，从儿子手里拿过木铲子。他刮下一大块黄油，丢进咕嘟着的黄色混合物里：“搅到炒干为止，就像这样。明白不？”

“是的，先生。”加雷思接过铲子，依样搅和起来。

库珀用铸铁平底锅煎了些咸肉和培根，端到儿子和老哥面前，仿佛刚才门外那场口水大战从没发生过。兄弟之间就是这个样子。加雷思第一个开了口。

“老爸说你以前在这座山边上干掉过一只灰熊。”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对吧？”赖伊看了自己兄弟一眼，他正往嘴

里塞着炒蛋和煎肉。

“呃，你老爸说得不对。不是灰熊，是棕熊。”

“老爸说你一枪就结果了它。他说别人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哈，这我可不敢苟同。你也能一枪干掉那家伙。”

“那你干吗不把熊头挂在屋里？多好的装饰品啊。”

赖伊本想等库珀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他只顾埋头吃饭。

“加雷思，给我听好了。那头熊？我本不想杀了它。更不想拿来当什么装饰品，或是用来夸夸其谈。我杀它只是为了过冬。在这座山上，要取任何一条性命，都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们狩猎只是为了求生。只有白痴才以此为乐。那头熊让我们吃饱穿暖，挨过了好几个月。我欠它好大一个人情。你知道‘我欠它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为了往墙上挂个战利品而去猎杀生物，那就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们不这么干。要物尽其用。”

“熊头也有用？”

“熊头也有用。”

库珀提高了嗓门问：“你听见伯伯说的话了吗，儿子？”

加雷思冲他爹点了点头：“是的，先生。”

“不错，多听话，少吃亏。好了，话说得够多了。赶紧吃饭，还有活儿要干呢。”

大家谁都没再说话，静静地吃完了早饭。赖伊边吃边打量着加雷思的小脸。脸儿圆圆的，不管风吹雨打，双颊都红扑扑的，点缀着一层雀斑。他的双眼深深地凹了进去，细细长长，和他父亲一样。只有尽力睁大，才能看清眸子的颜色。这活脱脱就是库珀的眼睛。这张脸完全就是小库珀，只不过没有花白的胡子，或是坚毅的神色……也没有愤怒。赖伊记得库珀也曾经是这副模样。像是一个世纪前的什么时候。

填饱了肚子，两兄弟抓起了来复枪，伸展着寒冷早上僵硬的筋骨。库珀俯身整了整儿子头上的羊毛帽子，遮住了他的耳朵。

“注意保暖，跟紧点儿，”他说，“要是你病了，你老妈可饶不了我。”

孩子点了点头，但兴奋劲儿已经上来了，两眼紧盯着长枪。父亲让他拿点 22 口径的步枪练过手，让他适应一下后坐力，感受一下瞄准镜。但他更想试试大人用的枪。

“我能带把来复枪吗，老爸？”他边说边挠着父亲刚给自己整过的羊毛帽。

“嗯，没它你也打不了东西。”说话间，库珀从石砌的壁炉台上取下一把点 30—30 口径来复枪。枪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沉甸甸的，很结实。加雷思接过这件武器，像父亲教他的那样检查了一番。看来他学得还挺扎实。

“出发。”一声令下，三人向林子里走去。

#### 4

冰冷的土地。山上的清晨闻起来就是这个味道。潮湿泥土的气息让空气变得无比浓重，几乎堵住了加雷思的鼻子。他想用嘴巴呼吸，但是不多一会儿，齿缝间就能舔到细碎的沙粒了。

“接着，”库珀递给儿子一条蓝色的帕子，“系在脸上，隔着这个呼吸。”

加雷思接过帕子，按吩咐做了。他们继续前进。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赖伊，”库珀话锋一转，从加雷思指向了自己的兄弟，“咱先把话说清楚，别指望用你平时那套‘都是为了这个家好’的鬼话来对付我。咱妈，还有那几个小屁孩儿兴许吃你这套，但你别指望糊弄我说你想干的事儿是对的。何止不对。简直就是错得不能再错。”

加雷思句句听得真切，但只能装聋作哑。

赖伊早有准备，也想好了对策。他已经把吵架的这一幕排练了一早上，坐在那把吱嘎作响的摇椅里，拿林子当观众。

“只要能让我们吃喝不愁，那这事儿就是对的，库珀。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就是——”

“哦，再别鬼扯了，马上给我闭嘴，”库珀说，“我还以为你有啥新花样呐。我们在这儿过得好好的。山上没有一个人会饿死。你他妈的当然也不会。”库珀指了指赖伊的肚子。

加雷思忍不住笑出了声，但随即后脑勺上就重重地挨了父亲一巴掌。“少管闲事，小子。”加雷思只好继续装聋作哑。库珀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赖伊身上：“50年了，我们家族都以这山上的林子为生。50年了，赖伊。在我看来，尊敬它——保护它——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可你却对此视而不见，真是想到就让我痛心。你真的觉得把生你养你的土地上的伐木权卖给一帮混蛋银行家是为了我们好吗？天哪，我的心都要碎了，赖伊。你他妈的到底是中了什么邪？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他们出的价钱，比我们一辈子能挣到的还要多。”赖伊说。

“原来如此。”

“大爷的！库珀，听我一句。放下你的臭架子，听老哥一句。”

库珀啐了一口。

“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都能有个奔头：这能给他们一个未来。你不会真以为我们还能靠往卡罗来纳州走私玉米威士忌再活上个50年吧？”

“我们不是干得挺好的嘛。”

“你这是鼠目寸光，库珀。我们应该干得更好，而不只是‘挺好’。应该越干越聪明，而不是越干越辛苦。烧酒生意往后可是越来越难做

了，饮酒也已经合法化了<sup>①</sup>。光指望地下酒吧和桌球房是活不下来的。眼瞅着坐吃山空。我知道你也明白这一点。生意和以前不一样了。其他人都越变越聪明，我们还是老样子。倒霉的是我们啊。跟帕克特的这笔生意要是成了，赚的钱可是我们过去10年私酒生意的3倍。我们的孩子就有机会——”

“先等等，你口口声声‘孩子、孩子’，你是有一儿半女还是怎么着？据我所知，我身边这个男娃是这座山上唯一一个姓伯勒斯的孩子。你说你准备搞来一堆机器，铲平他的山头，然后他就能过上好日子？”

“总得有人给他点儿指望吧。”

库珀停下了脚步。

“老爸，”加雷思唤了一声，拽了拽父亲的衣袖，“快看啊，老爸。”

库珀低头朝儿子手指的方向看去，随即弯下身子，捡起一个黑色的小泥块儿。他举起泥块闻了闻，又送到了儿子鼻子下面。

“闻到了吧？”

“嗯。”

“还新鲜着。离我们不远了。做好准备。”

三个人继续走着。几分钟后，谈话又开始了，但都压低了嗓子。

“赚到了钱，家族才能变得更强大，库珀。我们有了钱就能投资正经生意了。不用再像逃犯一样住在山上。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总不能这样过一辈子。”

“我有别的计划。”

---

① 1920年至1933年为美国的“禁酒令”时期。这十余年间，一切酒精饮料的酿制、转运和销售均不合法。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酿造与销售私酒的生意被各种黑帮团伙所把持，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类似于后来的贩毒团伙。1933年，“禁酒令”被废除。

“什么别的计划？在北坡上种豚草<sup>①</sup>吗？”

库珀吃了一惊，没想到哥哥已经对自己的意图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耸了耸肩。

“是啊，”赖伊说，“你的一切想法我都心知肚明。这座山上的风吹草动我全看在眼里。我不得不这样。我还知道，你这个荒唐的想法会让我们越活越倒退。做这种生意只会招来更多的枪支、更多的执法者和更多的陌生人——比任何银行家都要坏。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就是你想给他的吗？”赖伊指了指加雷思。“再说了，你清了几百英亩的林子去种那破玩意儿，和把树交给帕克特去砍，有什么区别？人家还是合法的！”

“醒醒吧，赖伊。你真的相信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一旦让他们插手，你真的觉得还有甩掉他们的那一天吗？”

“是的。他们答应了。”

一瞬间，所有的怒气和紧张都从库珀脸上消失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哥哥，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他们答应了？”他平静地问道。

“对。”赖伊回答。

“就是说你已经跟他们碰过头了，连条款都已经讨论过了？”

“当然。”

## 5

接下来的 1/4 英里，他们走得很安静。他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径向前，不时停下等库珀向儿子展示他们正在追踪的动物的痕迹：折断的小

---

① 豚草 (ragweed)，一种北美植物，所开绿色小花含大量花粉，可引起枯草热。此处借指可供提炼毒品的植物。